



曹 鹏 著
談 藝 錄

图文典藏本

南方日报出版社

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师谈艺录. 1 / 曹鹏 著.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4
ISBN 7-80652-354-5

I. 大... II. 曹... III. ①汉字—书法—艺术评论—文集
②中国画—艺术评论—中国—文集 IV. J21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35496号

大师谈艺录 (一)

曹鹏著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电 话: (020) 87373998-8502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0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88.00元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17 附录三【颜真卿、吴昌硕以及古墨收藏】／朱关田访谈录……470
- 16 附录二【书画是最理想的投资】／刘文杰访谈录……454
- 15 附录一【搞书画最重要的是眼力】／黄君实访谈录……418
- 14 【爱好就是最好的老师】／周韶华访谈录……366
- 13 【工笔画最受群众欢迎】／喻继高访谈录……340
- 12 【平生所好是书画】／徐邦达访谈录……314
- 11 【我在艺术上是比较开放的】／张仃访谈录……292
- 10 【中国画的基础是书法和古典文学】／王学仲访谈录……278
- 9 【中国人在文化上要自信自强】／林凡访谈录……238
- 8 【多点中国文化的内涵】／崔子范访谈录……220
- 7 【国学和见物是鉴定的基础】／史树青访谈录……182
- 6 【画坛师友共沧桑】／黄苗子访谈录……132
- 5 【书法的本质是表现中华文化的「精气神」】／周汝昌访谈录……106
- 4 【京城文化标志性人物】／启功访谈录……74
- 3 【画画就是我的生活和乐趣】／阳太阳访谈录……24
- 2 【中国艺术市场的形势与走向（代序）】／冯远访谈录……6

身序

DA SHI TAN YI LU

对话体是我最偏爱的文体。

肯定不是巧合的是，西方文明源头的经典与中国文化的奠基之作都是对话体——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孔子的思想，就是通过谈话录的形式流传下来的。

因为是口语实录，所以对话体最不雕饰，朴素本色，真实亲切。对话体作为文章，水平高低、好看不好看，关键在于访谈双方的交流与对话质量，说话的人具有何等层次、何等境界，决定着访谈录有无文采，有无文化价值。

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先秦诸子的对话体名著，我自然“不敢不读”（套用启功先生的名言），甚至是“不敢不熟”。还有几本对话体著作，也非常爱读。上高中时，读过一本《罗丹谈话录》；大学时代，又读过一本《歌德谈话录》；毕业以后，还读过一本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记》。此外的对话体与访谈录体裁的图书，不知读了多少本。私下里不免仔细揣摩，对于这种形式也算有一些心得。

2002年，我有幸得到创办一本纯艺术杂志的机会。《中国书画》月刊横空出世，成为在国内艺术类报刊中规模、品位都有着绝对优势的超级大刊。

我把对当代文化艺术界辈分最高、资格最老、最有地位与成就的大师级人物进行深入访谈这一系列，作为《中国书画》的主打内容之一，由我亲自主持。因为有充分的准备，所以访谈录进展还算顺利。

选择大师进行访谈，不是简单的追星式的崇尚“名头”，而是希望借此对“文革”后面临的有断代、失传之虞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番抢救

工作：通过硕果仅存的文化大师的话语，对中国文化的原貌进行尽可能全方位的探寻、扫描与记录，既是文化史料的整理与发掘，又是文化观念与思想的爬梳与提炼。我认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各种运动，使得193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在知识、文化上遭受了难以弥补的“天灾”，尤其是以“老三届”为突出代表的如今已45岁到65岁的两代人，除了极少数例外，知识结构与文化修养存在着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脱节。最令人忧虑的是，一旦尚能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老一辈相继离世，中国传统文化就面临着薪尽火亦尽的危险。如果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火种的传递做点贡献，应当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当然，还有一重目的，就是为从事中国书画学习、创作、研究的人，提供一系列极有参考价值的经验、见解、资料。对于自少就酷爱书画的我来说，这也是有幸面聆大师教诲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如果不是有《中国书画》这样的顶级艺术刊物，根本无法设想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集中访谈四五十位全国第一流的艺术大师！即使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号召力的电视台，虽然也许有能力与条件做到这一点，但坦率地讲，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文化素质与艺术修养，使得对话只能是浅薄的介绍。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古是求学的不二法门。其实，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外，拜师问道同样至关重要。所谓开眼界，见世面，主要还是指的人。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能耳闻目睹当世高人，对于修身研学意义重大。用佛家来比喻，那就是只有见了佛祖，才有可能修成高僧。

这项工程不仅仅是《中国书画》杂志的工作任务，也是我在艺术上的进修与深造。突击查找阅读每一位访谈对象的图书与文章以及作品集等资

料，再参以美术史、艺术理论等图书，整理设计出一套问题提纲，实际上是学术性极强、难度极大、极有挑战性的美术专业课题，论其科研质量，不亚于美术专业的博士后研究。而在访谈过程中，对大师的言谈举止，以及书房画室的陈设布置，以及大师进行创作时的动作、技法、过程，就都有了亲眼观摩的机会。当今之世，还有哪个书画学子能够如此幸运！不要说美术学院的本科生，就是研究生甚至博士后，恐怕也不见得有如许条件，至多是自己的导师愿把金针度与人，但是要真正做到转益多师，即使不说别的障碍与困难，仅仅是机缘，就难矣哉！

大师访谈录成为《中国书画》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访谈工程进行得也异常顺利，这一方面是因为杂志的号召力，一方面是因为在大师辈的圈子里口碑不错，不少老先生为我们提供帮助，亲自推荐介绍。一些受访者事后读了文章，表示很满意，认为比较真实、准确，而且访谈过程非常愉快、和谐。我颇有一点老人缘，这或许是因为我还算好学，前辈们认为孺子可教吧。

一些朋友与同行在读了这些陆续发表的访谈录后，也都予以充分肯定，有的甚至认为这是一项功在千秋的壮举。我倒未敢这样想，不过，实实在在地讲，在完成了几十位大师的访谈后，我对于艺术的理解与思考，和此前相比，已然是两重天地两种境界了。对于我，这不啻是一场艺术的洗礼。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虽然每位大师差不多都著作等身，可是在接受我的访谈时，都毫无例外地讲出了从未在其他场合发表过的内容。自夸一句，毕竟我是训练有素的访问者，熟谙话题引导与议程设置理论，访谈技巧与文体意识敢说一句

“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同时，又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取向。一篇成功的访谈录，是对话双方的思想与精神上的会饮，相信读者会有同感。

有句俗语：“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最生动地道明了对话在知识、学问、思想的传授与点拨上，有着何等的力量！其实，古往今来多少大师，留传下来的也就是三言两语，有的甚至只是一句话。能够在一个专业领域，说出一句前无古人的真正有分量的话，就足以传世了。而对于后学，苦读勤学，真正受益的，其实也正是若干大师前贤的这一句话。一本书能有一句话深深地嵌在读者的脑海里，令人终生受用，就已是杰作了。

遗憾的是，有的大师虽然列在我的访谈名单上，甚至已经联系了，而且有了初步接触，比如施蛰存先生、钱钟联先生、周而复先生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访谈，老人家们就仙逝了。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访谈进行到八九期时，就引起了出版界有识之士的关注。不止一家出版社向我提出结集出版的建议。南方日报出版社的陈志、赵泓二位先生，在初秋的一个晚上，光临闲闲堂，饮茶聊天，当场拍板定下了出版意向。古诗有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如今有了知音，我当然感激不尽。

最后说明一点，在访谈大师的过程中，协助联系、接洽、安排、参与采访、整理校读的有《中国书画》杂志社诸位同仁，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与合作，也不会有这本书。

曹鹏

2003年12月16日于北京



冯远 1952年生于上海，1978年入读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生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2000年起任文化部艺术司司长。

中国艺术市场的形 势与走向（代序）

冯远访谈录

问：您以前在中国美术学院待过？

答：我从攻读研究生起，在美术学院待了21年。作为一个从事专业的人，我一直希望能够回到本行。当然，目前我的工作也很重要。

问：您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答：画家、美术理论家，尽管目前还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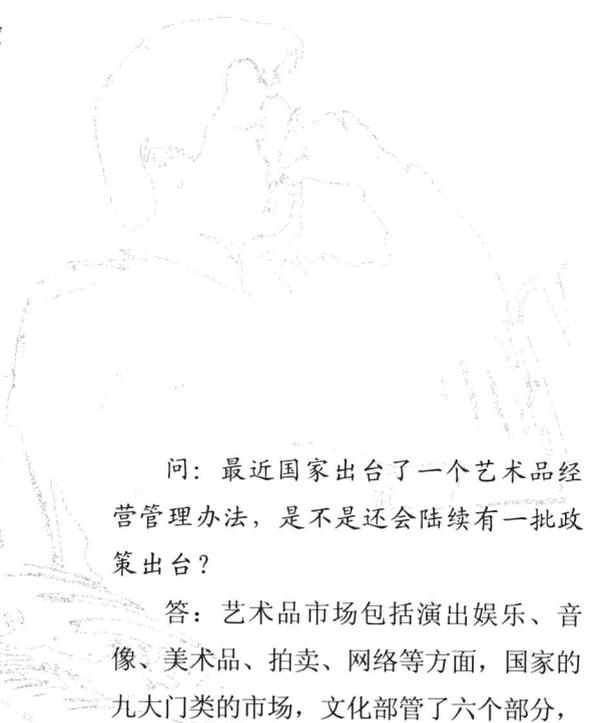
问：平时您在绘画上用的时间和精力多吗？

答：除了完成好我的工作职责之外，我的业余时间全部用在了自己的本专业方

面。

问：但是公务也很繁忙，经常要出差。

答：对。艺术的各个种类，如戏剧、戏曲、音乐、舞蹈、文学、美术、曲艺、杂技等等，还有学术性的活动，大型的演出、各种艺术节、开幕式，国家每年办的大型庆典活动等等，都需要参与组织管理，当然不可能每样都具体地去做，美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既管脚下，即文化部直属艺术专业机构院团，也管天下，因此出差是可想而知的。



问：最近国家出台了一个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是不是还会陆续有一批政策出台？

答：艺术品市场包括演出娱乐、音像、美术品、拍卖、网络等方面，国家的九大门类的市场，文化部管了六个部分，艺术品市场是其中一个方面。目前推出了一个条例，我觉得对加强艺术品市场管理来说就是一个好事情，起码国家法规建设上出台了一些具体措施，只要我们稽查的力度能够跟上，措施得力，同时总体的行业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逐步提高，那么艺术市场应该会逐渐地走向成熟。

问：和艺术相关的法规现在会不会还会出台？

答：有，陆陆续续都在制订。

问：和美术相关的呢？文物有吗？

答：有。与美术相关的主要是艺术品市场管理条例，有关文物的也已在论证中。但是它属于文物系统。现在也将有一些新的政策出台，包括文物拍卖、经营，这些都是原来没有的。这些条例在原有的市场准入基础上迈出了很大一步。

问：大概在前年，国家出台了一个法规，是说艺术作品经过海关的时候，要按照年份来限制，这个和艺术司有没有关系？

答：没关系，那是国家文物局制定的。对那个条例我是有个人看法的。它一方面使中国近现代书画家作品免遭流散，但也影响了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播。中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有很多文物在发掘以后都被堆在仓库里面任其破损，各地的文保单位根本就没有能力把它们整理出来供老百姓参观。而国外的一些博物馆、展览馆条件都很好，但是里面陈列的中国文物都是二三流、甚至更差的。所以我提出一个文物租借法的问题，国家有没有可能把一批二级以下的文物整理一下，成系统地编组为能够反映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文物专题展，然后租借给其他国家？租期可以互相协商，收取租费。同时随展派出一批研究员，以专业艺术院校的美术史研究生为主，跟着这个展览去。这样既从事了研究，又宣传了中国文化。谈到书画名家的作品不准出口，从保护意义上来说这无

可厚非，但是什么时候中国近现代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像凡高的作品一样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里面被收藏和展览？

问：这个作品出境受限制的艺术家人名单是不是还可以商榷呢？

答：名单是故宫博物院一批书画鉴定家提出来的，我们没有参与。我觉得从政府角度来说，应该有意识地组织一批近现代名家的作品，把他们推出去，而不是把他们全面封存起来。我曾经忽发奇想，如果我们拿出两个兵马俑与国外的大博物馆交换，也许可以换回来一个设施非常完整的大型博物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我觉得这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看看我们国家，经济虽然发展了，但是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

问：而且像兵马俑这样的文物对我们来说，多一个少一个问题不是很大。

答：中国地下的文物太多了，今天挖出来了，明天还会有。当然我并不是说好的文物不要保存，一流的、特级的要保管起来，二流的可以租借出去。我在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以及法国的卢

浮宫参观的时候，看到我们敦煌的壁画的时候，心中油然而生自豪与苦涩：中国的壁画在那些地方显示着自己的风采。为什么不能变成一种文化交流的方式，咱们有意识地把它推介出去？

问：现在西方艺术品市场本身就是流通的，艺术作品都可以拍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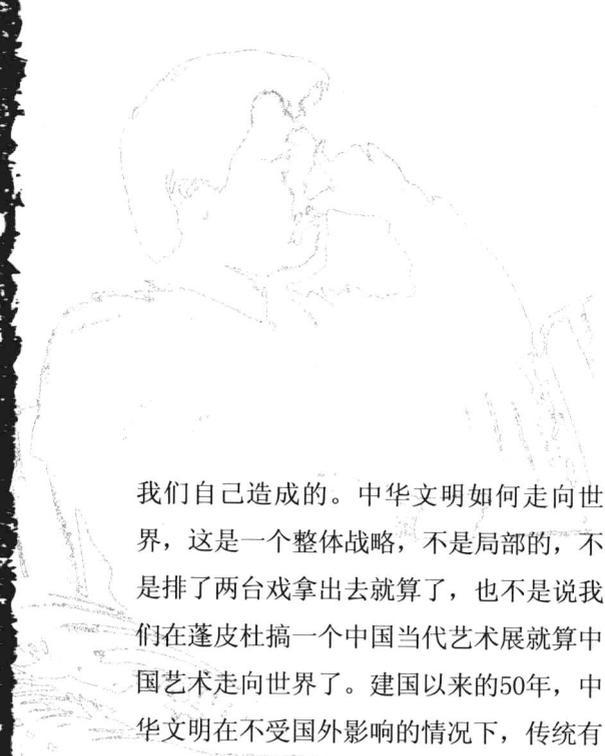
答：我认为还有一个指导思想和思想观念的问题，相信多少年以后人们会发现艺术品同时具有的商品属性。

问：应该说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这个大的课题上面，是需要有这样的胸怀的。

答：对。不光是推我们传统的经典文化和当代的文化，也包括近现代的文化。这是一个文化战略，需要宏观调配和整体运作。

问：是，从古到今的文化都有价值，都有必要推广出去。

答：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的研究了解的愿望与热情，远远超过了西方对我们的了解与认识。中间的这个落差除了外部原因外，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我们自己造成的。中华文明如何走向世界，这是一个整体战略，不是局部的，不是排了两台戏拿出去就算了，也不是说我们在蓬皮杜搞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展就算中国艺术走向世界了。建国以来的50年，中华文明在不受国外影响的情况下，传统有一个安定完整的延续期，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是也恰恰在这一阶段，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受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引，另一个方面，这一时期的推陈出新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取得了成绩。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东西进来了，加速了它的整合发展，我觉得这两个阶段都不要偏废，都是很有价值的。

问：建国以后与西方的交流是断绝了，但是前苏联的影响还是存在的，中苏断交以后好一点，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

答：对。那一段时期国内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文化发展得比较平稳。单就国画来说，还是推陈出新的，没有像台湾地区的美术那样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中

发展。台湾文化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西方文化侵入的痕迹。在那里，美术就是很传统，但是现当代的美术却乏善可陈，主要是因为西方的冲击太大。

问：台湾那是属于殖民文化，殖民文化不能成为一种体系。

答：对，是有这个问题存在。

问：您如何看待前苏联的艺术对中国绘画领域的影响？

答：一批50年代培养起来的画家，他们接受的是徐悲鸿的美术教育思想体系。现实主义在中国历来都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和艺术价值观对我们当年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今天一批中国各个艺术门类的决策人，他们的艺术主张、艺术价值观念和艺术审美取向大都是在五六十年代艺术教育的大环境中形成的。随着第二、第三代人接替到责任岗位上来，对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和经过了改革开放20年，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会有一个比较理性、客观的判断。这对我们下一步的文化发展，应该是非常有

利的。

问：从自然的年龄上来看，现在这个时期正好处在新旧交接的时候，您是怎样看待目前国内的艺术创作的呢？

答：我们在研究生时期接触的也是写实主义的基础训练，基本上沿袭了前苏联的教学方式。虽然现在对前苏联的教学体系有各种批评意见，但实际上各大美术学院当年都采用苏式基本训练方法。今天在艺术创新这方面，只不过是现实主义又往前走了一步，像表现主义、新现实主义，但远未成熟。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虽然方法可以变化，但没有从根本上颠覆中国现有的美术教育体系。我们还是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艺术教育与艺术创作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国家办的艺术学院创作，还是现实主义题材占绝大多数。

问：就目前创作指导方针而言，党的导向作用的力量还是很大的。

答：对。这从各种大展获奖的作品里面也能看出来。政府的责任就是要扶持主流的东西，有些当代的、流行的、通俗的

东西不用太多扶持，就像流行歌曲一样，它会自己生长得很好。政府要扶持的，就是主流的、能够代表民族品格的东西。

问：现在北京正在办一个国际艺术双年展，是由政府出面的吗？

答：由政府出面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少有的先例。国外的双年展很多都带有前卫艺术色彩。国内这几年举办的“上海双年展”以及“广州三年展”，基本上以创新为基调。北京国际艺术双年展的基本立足点有所不同，换句话说，就是搭建一个中国的国际交流平台，这个平台有一个基本的价值标准，就是由我们掌握展览的权力——语言权力，是来宣扬中国的艺术，不是跟着西方的价值观念走。当然，这个展览也会接纳一部分现代艺术作品，包括实验艺术。但是在这个平台上要由中国的艺术家来选择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品，同时推出能够代表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作品。不过我们这次在选择作品的时候觉得中国画显得弱。弱在哪里？有些中国画作品看上去都像油画，除了材料不是用的油画材料以外，像西洋画，这样是不行的。应该加大



中国自己精神的东西，加大具有中国画内涵的、中国形式的东西。与西画一比较就能感觉到，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走，必须要有中国自己的东西，才有可能取得和西方平等对话的身份。我觉得通过政府来加强一下引导是很有必要的。双年展秉承的宗旨就是提出中国当代艺术的主张，这与中国国内的其他双年展不一样，在这个平台上注重推动中国当代艺术，而且要强调中国主流的东西。这个主流的东西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要有吸收西洋经典形式内容的，也要有形式上比较新颖的东西，但是这种新颖的东西必须是关注理想、关注现实生活和人类的生存环境的，而不是形式的炫耀和技术的翻新。

问：这两年国家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还是不少的。

答：对，发展得比较快，与2000年相比，全国各地大约增长了几十个亿。主要是把历史上的欠账陆陆续续地补上了，比如说从国家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国家美术馆、国家数字图书馆等的投入加大，到各行各业的艺术创作资金的增加。不仅仅

是首都，全国各地新建了一大批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整个来说，国家经济增长很快，文化设施建设投入也很快。由于原来的基数太低，所以虽然增加的比例比较大，但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文化建设需要办的事情很多，一下子又解决不了，所以只能一步一步来了。

问：在资金投入上，其实国外也不全是由政府来投资的。

答：这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特色。“三个代表”已经把先进文化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提了出来，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没有的。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确实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原动力。经济发展可以以国民生产总值的指标来衡量，但是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和国民整体素质，而恰恰是国民整体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的素质提高了，才会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这应该是综合国力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问：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但是在世界舞台上，我们的文化没有优势。这也是现实格局。

答：应该承认，我们是处于一个劣势和边缘的状态。现代中国，如果不进入世界的主流或者全球化进程，就很有可能被甩出来。但是应该有信心，只要国家发展了，国民整体素质提升了，就不会被弱化。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历史上任何一个异族入侵中原，结果都被同化。我对这一点持乐观态度。中国人不笨，学什么东西都很快，问题是如何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问：在基本建设这一方面完成投入以后，现在配套的东西，比如美术馆的馆藏作品问题，配套收购资金落实问题、政策问题都还有待理顺。

答：我们已经和财政部商定，由于受非典的影响，延缓一年。我们5年2.5个亿的二十世纪美术作品收藏、奖励工程已经立项。

问：但是我感觉这个5000万如果按照目前书画市场一流书画市场的行情来看，恐怕收不到什么好东西吧？

答：你说得不错。我们鼓励艺术家或

者后人捐赠作品，然后以国家奖励的形式来实施，而不是到拍卖行、画廊去收购。我相信，那些大师级的艺术家，应该都有在自己身后把作品捐赠给国家最高艺术殿堂的愿望，包括他们的家属。所以我们鼓励他们捐赠，并用这笔钱奖励他们。也可以开辟一个非永久性的专馆，定期更换，举办研讨会，出版画册，以多种形式鼓励他们捐赠。

问：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艺术家情愿自己建馆，包括李可染。上星期我们见到了李可染夫人，她提出希望国家能够拨钱建一个李可染纪念馆。

答：从发展来说，这也是一条路。像法国的巴黎，就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包括国家的、私人的。搭建一个馆并不困难，一次性投资还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开设一个馆，要维持下去，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我想，如果李夫人筹集到资金，建立纪念馆，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是我相信她还会拿出几件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收藏的。

问：据说是已经立项了，要建立齐



白石和李可染的专馆。

答：只要能够筹集到资金，不管是国家赞助的，国家全包的，还是国家和私人联合建立的，都有可能。

问：在西方，这种馆好像都是按照市场价格来收购的。也就是说，很多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是把这笔收入当作主要收入来源的，就是卖给美术馆或者博物馆。

答：将来中国进一步富裕以后也可能会有这样，但是现阶段中国唯一一个美术馆，还是以陈列、展览为主，它的藏品量与西方的美术馆、博物馆是不能比的。此外，到现在还没有大幅的西洋绘画在中国收藏，真正的现代美术馆还没有。即使现在中国每年拿出10个亿来做收藏，要想收藏到像卢浮宫和大不列颠博物馆那么丰富的藏品，可能性也是不大的，因为好东西就那么多，而且都各有所属，价格昂贵。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西洋美术馆和现代美术馆，还是比较遥远的。

问：中国美术馆里应该说还是有一

些藏品的。

答：数量不多，大约五六万件。

问：现在的艺术市场似乎有两股力量。一股就是走出去。有不少老前辈都在出去发展，也有一部分艺术家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比如说丁绍光、陈逸飞等人。还有一部分就是立足国内的。似乎走出去的并不见得比国内的成功。

答：这个“成功”取决于你怎么看，如果说能卖钱算一种成功，进入欧美的主流艺术圈也是一种成功。中国目前大致是三分天下：前卫艺术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而在各种政府举办的展览会里，现实主义美术的主题性创作占主要位置；在中国艺术市场里面，传统的东西比较引领风尚。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快，消费能力也在增长，一些艺术家都回国发展了。中国的前卫艺术家一般都热衷于先在国外取得成绩，然后再回国发展。这也是一个策略。中国有一批年轻的艺术家追随现代西方艺术观念，而西方也愿意接受这一类创作。不能说这样的创作都是真诚的，有时候可能会有一部分投机的成分在里面，